

“民国风云往事”

解密民国要案

(插图本)

张 军◎著

解密尘封民国的十一件惊天要案



许多民国事件因种种原因而成为神秘案件，其事件广为流传，很多人都耳闻过；但其谜底、真相和详细经过却又少为人知，十分神秘。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民国风云往事”

JIEMI MINGUO

YAOAN

解密民国 要案

(插图本)

张 军◎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密民国要案/张军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5396-4740-1

I. ①解… II. ①张…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9126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 63533889

印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民国时期战事频繁,纷争迭起,同时也在艺术界、政治界、军界等方面留下诸多疑案,重重迷雾。许多民国事件因种种原因而成为神秘案件,其事件却又影响巨大,广为流传,很多人都耳闻过;但其谜底、真相和详细经过却又少为人知,十分神秘。

笔者从尘封的档案中整理出近百件民国要案,又从这些案件中精心整理了十一个最为神秘的案件。这些案件首先是影响颇大,且多涉及中华民族之利益;其次都有不为人知的重大秘密或是当局故意遮掩,背景极为复杂的案件;第三是由于人为原因,渐渐尘封于档案之中,而很少为人所知;第四,案件曲折离奇,世象百态,既涉及艺术界、政治界、军界、商界等社会各界的诸多重要人物,也有普通商贩、工人、学生等草根平民为重要角色,也有军统内幕、党派纷争、外交交锋……

总之,本书推理案件、解密档案、解析悬疑,用干净利落的文字和真实的历史照片,力图以纪实、档案、揭秘为目标,尽量有血有肉有骨地重现历史、分析历史,既展示一个个精彩故事,又再现民国时期的社会内幕和规则,为读者揭开一个更真实、更新鲜的民国政治社会面貌。

本书配有百余张真实的历史照片,可以真实直观地再现当年事件,缩短读者对历史的接触距离。我想这一点是明清读史类图书无法比拟的,毕竟明清时代的图片资料太少。

前言 / 001

第一章 一九二五·蒋介石广州遭遇三次暗杀 / 001

第二章 南昌空军基地的神秘大火 / 023

第三章 刺杀中国报业巨头史量才 / 039

第四章 夺命龙泉剑——戴笠死亡之谜 / 056

第五章 孔祥熙背后的神秘人物——民国财税神人高秉坊 / 076

第六章 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日谈判秘史 / 099

第七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七天——日本大使失踪案 / 132

第八章 两百年世界最大海难——“江亚”号海难 / 149

第九章 上海三大帮会人物的博弈：杜月笙、黄金荣联手扳倒魏廷荣 / 179

第十章 临城国际大劫案 / 200

第十一章 真假“白宗魏坠楼案” / 233

后记 / 251



第一章

一九二五·蒋介石广州遭遇三次暗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广东突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于是在这一年,兵变、暗杀连连发生,各种势力互相倾轧,1925年的广州,忽然之间,阴云密布,血雨腥风。

廖仲恺即在这一年被暗杀身亡,而蒋介石更是半年之内连遭三次暗杀。这三次暗杀每一次都布置周密,几乎是万无一失,但蒋介石每一次都神奇地逃脱,让人惊为神助。

由于“广州三次暗杀蒋介石事件”的同时期,在广州发生了著名的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刺案、中山舰事件、成立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省港大罢工等一系列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件充满巧合和神秘的刺杀事件随即便被迅速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下,渐渐尘封于档案之中,鲜为人知。

东坡楼事件



1925年5月的一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执掌广东军政府重权的蒋介石接到一封恐吓信。恐吓信中大骂蒋介石无耻专断,并让蒋介石小心点儿,如果继续倒行逆施,必把蒋介石送上西天。

蒋介石确实得罪了不少人。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忠心,取得更大权力,

他一直以国民党左派自诩,极力支持联俄联共,使国民党右派人物对他恨之入骨;排挤本地粤军势力,使该军将领十分不满;打击广州商团,并下令查抄了商团首领陈廉伯在广东的所有家当,等等。所以他的名字早就已经列在这些人的暗杀名单的最前头。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刚刚逝世,各派势力蠢蠢欲动,摩拳擦掌,都欲趁此机会获得更多利益,所以这封信绝不是简单的恐吓,很可能就要向蒋介石下手。蒋介石接到信后,便立刻加强了警卫,他本已有一辆黑色防弹雪铁龙八座轿车(此车本来是孙中山的遗物,被蒋介石接收),他又派人以重金从国外购来一辆颜色、型号一模一样的高级雪铁龙。平时必带足警卫,且警卫队长宓熙亲自护送方敢出行。但一连两个月,并没有任何动静,一切工作如常,蒋介石也稍有些懈怠了。



20年代的广州

7月上旬,广州晴朗无风,万里无云。正是盛夏天气,广州天气又闷又热。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刚刚操练完毕,黄埔校的这批新生们已经是衣衫尽湿,汗流浹背了。蒋介石顶着烈日训话之后,便宣布解散休息,然后钻进总队部房前插着青天白日旗的雪铁龙轿车内,准备回城办公。

蒋介石的十几名警卫也立刻分别钻入前后两辆轿车内,随行护卫。

但蒋介石的雪铁龙轿车发动机沉闷地响了几声后,并没有启动。司机老张打开车门匆匆跳下车,打开车盖检查故障。这辆平时保养得极好,从未出过故障的雪铁龙,这一回却是遇上了大毛病。十多分钟过去了,汗水滴滴答答地从老张额头上直滴下来,老张又紧张又害怕,偷眼瞧坐在后排的蒋介石,见他已经面色铁青,不断地看表。老张知道蒋介石治军甚严,这



1925年6月,广州沙基惨案



黄埔军校

车坏了就是他老张的责任,追究起来,自己要有很大的麻烦。正在心慌意乱的时候,警卫队长宓熙一直带着警卫在车外警戒,见车久修不好,便走过来问道:“老张,怎么样?什么时候能修好?”

老张苦笑道:“问题找到了,可最少还得再等半个小时。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回去我肯定得扣军饷,吃禁闭。”

“我去和校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换后面那辆车先走,你修好车后,加足马力追上来。这样可以少耽误些时间。”

“感谢宓长官。”

老张刚说完话,忽然见蒋介石推开车门走出来,又看了看表,对宓熙道:“不等了,你先跟我坐后面的车回去。”说完便走到后车上去。宓熙急忙答应一声,又朝老张笑笑道:“你留下好好修车吧。”又把警卫排长黄友文喊到身边安排道:“我先带人送校长回去,你和你的几个人等老张的修好车后,立刻赶上来。”

宓熙安排完,带着四名警卫钻进后面的雪铁龙车内,那车立刻发动起

来，一溜烟地开走了。黄友文等蒋介石的车走后，让人端了一杯水来，递给老张，道：“老张，先喝口水，莫紧张。回去要是蒋校长关你禁闭，兄弟们给你求情。你是蒋校长用惯了的老人，不会重罚你的。”

老张擦了一把汗，接过水杯喝了几大口，道：“毛病不大，半个小时之内一定修好，只是辛苦几位一起和我受累了。”

黄友文开玩笑道：“今天我们坐蒋校长的车，我坐蒋校长坐过的座位，由蒋校长的司机亲自开车，这事还真没享受过呢！”

几名卫兵听了一起附和，都笑称要体会体会校长司机开校长车的滋味。黄友文这么一说，老张也不紧张了，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修好了汽车。一行人立刻钻到车内，加速追赶蒋介石的座驾去了。



为了能尽快追上蒋介石的汽车，老张一路挂高挡，猛踏油门。蒋介石的雪铁龙专车风驰电掣般地疾驶在空旷的大路之上，标杆上的青天白日旗猎猎飘扬。



30年代德国产的驳壳枪

从黄埔北校场到广州城内的公路，要经过一处名叫“东坡楼”的名胜。公路在这个地方急转了一个弯，由北转向东去，然后直达广州市。此处是梁鸿楷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驻防地，平时在这个转弯处，是没有任何军队驻扎的。但这一天却很是蹊跷地在拐弯处向南的直道上，站了两个持枪站岗的士兵。

由于是自己人，而且偶有流动哨路过此地也不奇怪，加上自己负有保卫任务的蒋介石并不在前面，坐在后排原蒋介石位置上的黄友文对此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仍然和同车的警卫们开着玩笑。老张到了大拐弯处，一如以前地减速、转弯……

这时，拐弯处的内侧突然有十几名士兵出现了，并迅速把两挺捷克式机枪架起。

“哒哒哒……”两挺机关枪射出的无数子弹分别砸向雪佛兰汽车防弹汽车的油箱处和司机前面的挡风玻璃。二十几支步枪也向这两处集中射击。这是汽车的最要害地方,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必要置车上所有人于死地。

这辆雪铁龙挡风玻璃及车身均作有防弹处理,一般子弹不到一定距离射击无法穿透,但是今天这个距离显然是经过计算的,加上最新式的捷克式机枪和步枪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前挡风玻璃立刻被打得如筛子一般,饶是老张经验丰富,早就已经钻到了座位底下,才没有受伤。但后面的两名警卫立时被击中毙命,坐在老张身边的警卫排长黄友文左手手臂被子弹击伤。没有人控制的汽车一头扎到路边,连打了几个滚才停下。

机枪仍不停止,二十几个人在机枪的掩护下,从两边包抄过去。

毕竟这支卫队是蒋介石精心挑选出来的精干人员,并经受过严格训练的,而且配备清一色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能够像冲锋枪一样连发射击,有效射程(即具有较大杀伤性的射程)一百米,最大射程一公里。黄友文和剩下的五个警卫立刻从汽车的一侧钻出来,利用汽车做掩体进行反击,很快把包抄进攻的人逼退在马路对面。枪声如过年时的鞭炮一般,响成一片,子弹如飞蝗般在人们头顶和身边蹿来蹿去。老张最后一个跳出来,不幸被流弹射中腹部,捂着肚子趴在地上,脸已经吓得发白了。

对面的人看攻不过来,作为掩体的防弹汽车又十分结实,便往这里扔手榴弹。一颗颗的手榴弹在车前开花爆炸,万幸的是,被打穿油箱后溢洒了一地的汽油并没有被点燃。黄友文担心拖下去会对己不利,对几个警卫道:“我看他们是一定要把我们全部击毙才肯罢休,咱们在这里硬挺不行。你们掩护我,我后撤去向蒋校长报告。如果我死了,你们再派人突围。”

黄友文在五个警卫的掩护下,急向北边撤去。他知道对方一定是第四军的官兵,因此留了个心眼,没敢直接到附近的第四军军营去找人增援,而是在路上拦了一辆马车,直接奔向广州城。到了城外后,立刻在哨所向蒋介石的办公室打电话报告。

宓熙先接到黄友文的电话,立刻派人增援,并让黄友文先到医院,并



黄埔军校时的蒋介石



蒋介石办公室



20年代初的许崇智

加调防卫,增强办公大楼的警戒,然后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正在埋头处理军务,宓熙进来方说了一句:“校长,老张开的那辆车……”蒋介石便打断他道:“让他立刻写份报告,说明情况,其他不要说了。”

宓熙知道蒋介石误会自己要老张修车的事,继续道:“那辆车在东坡楼附近被人包围袭击,可能是第四军的人,黄友文受伤已经逃出,其他人还被困在那里。我已经派人去增援了。”

蒋介石听了立刻脸色大变,满脸惊讶之色,半天没缓过神来。他明白,这是有人要置他蒋介石于死地。幸亏是自己的汽车出了故障,如果不是这次偶然事件,现在被困在那里的就是自己了。惊讶之后,便是震怒又带着几分后怕,蒋介石虽然竭力想平静地处理此事,想做出遇险不乱、处变不惊的样子,但最终还是忍不住狠狠地拍桌子骂道:“真是吃了豹子胆!这是对革命的叛变!娘希匹,我蒋某人也不是好惹的……”

他立刻抓起电话,要通第四军军部,联系上代理军长梁鸿楷后,在电话里骂道:“你部队里有人搞暗杀,那些混蛋……现在还在东坡楼附近公路拐弯处围攻我的警卫。你必须立刻处理此事,然后到我这里汇报情况,我就在这里等你,你不来,我不会走。”

梁鸿楷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耳

边响了一个炸雷似的，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出现在自己的第四军辖区内。但他明白，既然出事了，那一定就是自己部下私自干的，绝非别的部队冒充作案。

梁鸿楷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班底为许崇智的粤军。蒋介石于1925年6月率黄埔军校学员组成的第一军和粤军组成靖乱军平息了滇、桂军阀的叛乱，统一广东。此役后蒋介石地位大大上升，黄埔军的力量也迅速壮大，而粤军却是出力不讨好，不但地盘变小，且饷银也缩水了。财政大权为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所掌握，因此粤军高级军官十分不满。但许崇智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绝不会发起兵变来为自己争权。这些高级军官们得不到老上司的支持，只好一直想其他办法来解决此事，希望能恢复粤军独享广东财赋的局面。梁鸿楷这个人原为同盟会会员，但对政派斗争十分反感，不愿意搅进去。虽然对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很是不满，但部下多次提出要想办法“解决”蒋介石，他却一直犹豫，并不表示态度。现在这件事突然发生，虽然不是自己干的，但绝脱不了干系。他十分紧张，当即命令第四军所驻防之地全部戒严，禁止所有车辆进出，亲自带了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配齐携带机枪、迫击炮等轻武器，直奔事发现场。

三

此时，公路东坡楼处的枪声早已停止。由于久攻不下，又见有一人逃出求援，对方很快撤走。梁鸿楷赶到后，只有蒋介石的几名警卫还留在那里。而对面的土地上，只留下一堆弹壳和一些血迹。梁鸿楷立刻派人将伤者送往军部医院，对方死活不去，非要去广州城内治伤。最后只好先把受伤最重的司机老张送往军部医院，其他人等派车送往广州。

安排完这里的事后，梁鸿楷立刻带人对各连排以上军官进行查究。这次查究是极其认真的，因为他不希望刺杀蒋介石的名声安在自己的头上，更不希望自己因此而成为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他必须调查出全部真相，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排除自己的嫌疑，证明自己的清白。

事情很快查清，驻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涉及此事，被押来军部由梁



蒋介石和他的侍卫官、秘书等合影

鸿楷亲自审问。这时蒋介石的亲信——黄埔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奉蒋介石命令带着黄埔新生总队一中队和黄埔军校旧卫兵连也来到军部。梁鸿楷见了胡公冕,知道他是蒋介石派来监视自己的,并不以为意,倒觉得是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遂邀请胡公冕和他一齐会审。

两个连长倒是并不隐瞒,见了梁鸿楷便承认是自己派士兵进行伏击,事先还对地形进行了研究,并在路前派设了观察哨。他们还说:“上边再三强调,一定要把这辆汽车上的人全部打死,事成后都有重赏。”

“上面? 哪个上面?”梁鸿楷很紧张地问道。因为他这个军长就是他们的上面,这样含糊的供词对他明显不利。

两个连长有些犹豫,并没有立即说出这个上面是谁,只是说他们完全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并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蒋介石。上面只说目标是一辆插有青天白日旗的三排座黑色汽车。

“这么大的事你们也敢自己担起来? 你们担得起吗? 真是糊涂!”梁鸿楷气愤地指着两个人骂道。

胡公冕也道:“你们想清楚,就算是查出来你们的指使人,他不一定会被处以极刑。如果你们确实不知道袭击目标是蒋校长,罪责也很小。但反过来,你们两个小人物一定要替人家顶缸,那肯定是要被枪毙的。”

两个连长当然不肯白白拿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命,立刻交代说,是奉他们旅长杨锦龙的亲口命令。审讯完毕,梁鸿楷让人把两名连长严加看管,

又派人通知团以上军官到军部开会。然后和胡公冕坐车到蒋介石在广州城内的军校办事处汇报情况。

梁鸿楷一跨进军校办事处大门,便感受到气氛不同寻常,卫兵数量是平时的三倍,一部分黄埔军校学员也调来警卫。全部是枪上膛,炮摘衣,如临大敌,巡逻队的巡逻频率也比以前要高得多。

经过层层盘查,梁鸿楷才和胡公冕来到办公室外。梁鸿楷见侍卫长宓熙刚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上前问道:“宓老弟,蒋校长在吗?”

“一直在等你,刚才又打了个电话催问你是不是已经进城了。赶快进去吧。”宓熙一边说一边先走进去报告。

梁鸿楷刚刚走进办公室,蒋介石便怒冲冲地说道:“梁军长,你今天就蒋某人杀了吧!想除掉我公开干就行,用不着派人打黑枪!”没等梁鸿楷解释,蒋介石已经掏出佩枪,扔在桌上,指着枪对梁鸿楷道,“枪就在这里!”

梁鸿楷十分尴尬:“蒋校长,我鸿楷有多大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刺杀革命功臣、国民政府要员?我已经查实,这次谋杀的指挥者是我的部属杨锦龙旅长,实施行动的是东坡楼附近驻防的三团二营的两个连长。杨锦龙旅长命令他们,今天埋伏在公路转弯处,只要发现挂青天白日旗的三排座黑色汽车,就集中火力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是按此项命令行事,也并不知道其中具体的内情。”

蒋介石听到青天白日旗才恍然大悟,自己虽然弄了两辆一模一样的防弹汽车,却忘了自己一直插在车前、标榜自己为三民主义忠实执行者的那个青天白日旗。正是这面旗帜,却成了明显的标志。

胡公冕也帮梁鸿楷说话,把审讯情况及梁鸿楷的应对情况都说了,又道:“现在,梁军长已经将第二军的团以上军官召集在军部,并由我的人全部控制起来。梁军长确实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蒋介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摆摆手道:“算了算了,我相信你梁鸿楷是个光明磊落的军人!这件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处理。杨锦龙必须扣留查办,并与那两个连长一齐解送到广州城内关押。限四小时内把杨锦龙旅调

离广州防区。”

梁鸿楷听了方把一颗心放下,当即告辞,匆匆赶回军部,雷厉风行地对此事进行了处置。杨锦龙旅被调离防区,远离广州。杨锦龙本人被扣押看管,接着交给了蒋介石派来接收的警卫班。

据宓熙后来回忆:梁鸿楷走后,蒋介石竭力保持镇静,照常办公,但经常停下手中工作,在办公室内不做声地踱来踱去,所有人都不敢吭声,整个办事处都处于紧张状态。直到下午2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再次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锦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蒋介石才点了点头,并嘉勉了他几句,称梁鸿楷有革命忠心,办事利落。

当夜,黄埔新生总队一中队和黄埔军校旧卫兵连全部撤回原驻地,蒋介石带领侍卫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迅速结束。此案并未继续查下去,杨锦龙后来不知下落,据说是越狱逃走,不久之后却又在另一起国民党首脑廖仲恺刺杀案件中出现,这是后话。

那辆汽车不早不晚,正好在暗杀之日突然发生故障,而正是这次偶然的故障,才使蒋介石逃脱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暗杀事件,这个改变历史的汽车故障,在当时被传得神乎其神。一向笃信佛教的蒋介石也自称吉人天相,有神佑天助,借以树立自己的威信。

城门口事件



因为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去广州城内办公,一定要路过粤军驻地。鉴于此次事故,为保险起见,蒋介石改在长洲要塞司令部办公,在住处周围,除正常侍卫队外,还安排了许多带枪的便衣;同时在出行的时候,蒋介石也更加小心,防范极严,取消了插在专车前面的青天白日小旗,每次外出,他坐的车与警卫坐的车或前或后,排序总不一样,没有一定的规律。因为在蒋介石已经担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掌握大部军权,再兼任长洲要塞司

令这个师一级的职务,既没有必要,还要费心多操持更多公事,劳而不惠。所以蒋介石辞去了长洲要塞司令,保举其亲信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振雄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是同学,两个人非常要好。由他负责长洲要塞,蒋介石认为比较安全,一切安排完毕之后,蒋介石的安全保障得到很大提高,可谓滴水不漏。这时却出了一件事——蒋介石当时的夫人陈洁如突然从上海来到广州和他团聚。



陈洁如

这本是一件好事,蒋介石当时对陈洁如是很

有感情的,陈洁如也对蒋介石一心一意。但陈洁如陪同蒋介石在长洲要塞司令部住了没几天就吵着要换地方住。原来这里虽然是军事基地,保卫严密,但陈洁如眼里整天见的就是士兵军官、营舍库房,每日耳闻操练之声、军号之调。过惯了大上海十里洋场生活,见惯了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景象的陈洁如在这里很是感觉枯燥无味。蒋介石被陈洁如缠得没有法子,他也不愿意陈洁如一个人独守空屋,跟着自己受罪。于是就派人打听房舍,准备换一个比较安全,又靠近热闹之处的地方。恰好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在

广州东城门外东山脚下新建了两幢洋房别墅,自住一幢,邀请蒋介石夫妇前去居住另一幢。



蒋介石和陈洁如在黄埔军校合影

东山别墅非常漂亮,院内有大面积的花园,花园里的花因为广州气候温暖而四季常开,两幢小洋楼,相距三十多米,两楼间是一片小竹林。两幢楼格局相同,都是三层,楼下住用人和卫兵,有两间客厅,其中一间非常之大,可开办大型舞会。二楼有几间卧室和书房,其他餐厅、小客厅等一应俱全。卧室中家具也已

经备全,中西结合,既有西式床和柜,也有中式桌和椅,还摆了一些仿古的古董和一些盆花。浴室敞大,随时有热水供应。这处地方在广州东城门外,要进城里非常方便,同时距离城市还有一小段距离,比较清静,便于警卫监视来往人员,周围以高墙相围,安全不成问题,蒋介石向陈洁如征求意见。陈洁如亲自前去查看,见此处风景优美,环境清幽,设施也比较高档,距离城区又近,非常满意。于是蒋介石夫妇搬住此地。这一次搬家却又引出一件暗杀事件来。



东山别墅

两幢别墅共用一院,蒋介石和廖仲恺两家人便在大门进出,吃饭也在一起。蒋介石工作繁忙,每天早饭后就到省城办公,中午或开会或有重要饭局或因要连续工作所以很少回来吃饭,但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却不一定,有时晚一些,有时早一些。这样过了一个多月,8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中午正好有时间,便驱车回东山别墅吃饭。蒋介石下了车走入别墅,侍卫官宓熙照例安排警卫事务。这时,负责最外围警卫的便衣组长走了过来,向宓熙报告说:“宓校官,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我们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在东山别墅附近徘徊,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打扮不伦不类,既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还不断向蒋校长住房偷窥。我们曾派人跟踪,但对方警惕性很高,混进城内最热闹的商业区,就把我们跟踪的人甩掉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探明这两个人的身份来历。”

宓熙听了立刻警觉起来,意识到这两个人十有八九是刺客,他立刻把所有警卫头目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把情况通报后又道:“非常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从现在起,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动,发现异常情况立刻报告。”开会完毕后,宓熙又向秘书贺衷寒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王世和报告,三个人立即商量下一步的应对行动。因蒋介石当时并未建立有专门的